



蓝宝石丛书

吹响欧巴

黄喆生 著



晨光出版社

策 划 刘卫华
监 制 崔寒韦
责任编辑 向 明
责任校对 余 祁
封面设计 李 斌
插 图 青 骊

蓝宝石丛书

吹响欧巴

黄喆生 著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60 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14-1596-0/G·1316 定价:7.7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温馨的守望

(代序)

张之路

六位教师作家的第一部(王小民为第二部)长篇小说组成了这套“蓝宝石丛书”。除了由衷的祝贺之外,我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们与曾经是教师的作家不同,他们至今还工作在教师的岗位上。他们要在保质保量地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后,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而像仝慧铭老师为代表的“紫禁杯”(北京市优秀班主任)奖的获得者还有时间写作,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奇迹。此外,周围人的不理解、不支持,也让教师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心存不安和惶恐……作为曾经也是教师作家的我体验过这种不安和惶恐。

我常想,教师的工作之所以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的崇高和光荣。可是教师的工作对有些年轻人为什么缺乏吸引力呢?除了生活待遇相对微薄之外,还因为他们认为教师的工作缺乏个性和魅力。如果我们的教师都是千人一面,都是万众一声,对于渴望创造新生活、新领域的活跃的年轻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我们要求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教师应该要求什么呢?

除了兢兢业业之外,教师的创造能力,对新领域的探求,对新知识的学习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师本人来讲,这可以让他们保持永远的活力。对于学生来讲,生活在富于个性和创造力的新鲜空气里,对于他们人格的形成、知识结构的建造、思维方式的训练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

这六部长篇小说就来自这样六位教师之手。丰富而鲜活的生活扑面而来。扎实的生活底蕴与对生活的思考,使我们看到一个异彩纷呈的当代校园的生活的立体画卷。而在这里最最让读者感动的是来自这些作家对温馨的守望。

《自己的夏令营》的作者秦润华在写完草稿的时候由于本职工作的压力,突然病倒了。她的手不再能拿起笔,就连说话也十分困难……重病中的秦润华虽然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她也暗暗担心。因为她的草稿是用密密麻麻的、几乎只有她本人才能辨认的小字写在废弃的旧纸的背面——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它们……仝慧铭老师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她将近20万字的草稿仔细辨认、整理,工整地抄在正规的白纸上。而我们的另一位教师作家黄喆生又将书稿清清爽爽地在电脑上打印出来……一种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美好情谊让我十分感动。这温馨似乎是当代社会人人都渴望的,但又似乎是要渐渐离我们远去的精灵。因此,挽留它的人,守望它的人,甚至想一辈子为它献身的人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这套书的主编尹世霖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曾经是北京二中的教师。在他的心灵里似乎永远有着一

个魂牵梦绕的挥之不去的情结：对那些热爱文学创作的教师，他总想接近他们，帮助他们，拉着他们的手走进文学的殿堂。1990年，1991年，在北京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组织“中小学幼儿教师儿童文学作家班”的时候，他就是积极的倡导和组织者。他还兼任这两期作家班的班主任。我们面前的这套书的作家们几乎都是当时作家班的学员。为了出版这套书，尹世霖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请他们讲自己的构想，相互切磋；然后请来有成就的作家为这六位教师谈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等到写出提纲，又请人审看并与教师们商谈。直至写出书稿又请人提出意见再修改……

想到这套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的历程，我的眼前就不由得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一片绿色的原野上，尹世霖和另外六位作家教师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神采飞扬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的背景是花团锦簇的、漫山遍野的孩子们……

做一个优秀的作家和当一个优秀的教师是一样的——单单有一颗爱心是不够的。他们应该把这温馨的守望分解和升华成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艺术——这就是爱的艺术。它能让孩子们得到一种难于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像空气和水一样在我们身边流淌的营养。它能让孩子们懂得什么是正义、高尚、友谊、美好。他们应该是润物无声的春雨和阳光。

这六本书正是努力这样做的，他们让孩子在喜闻乐见的、充满喜怒哀乐的校园故事中得到人生的启迪。作

家们没有刻意回避生活的复杂和矛盾，而是伸出双手迎接孩子们勇敢地迈进生活的大门。

孩子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六本书所涉及的校园生活也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广泛和丰富。仝慧铭老师的《绿草地金太阳》写的是体育运动学校孩子们的故事。王小民老师的《成长岁月》写的是职业中学中“影视班”学员的趣闻。代士晓老师的《贵族街的孩子》写了一群“大款”的孩子的悲欢离合。秦润华老师笔锋一转，她从一个住宅小区的视角写了孩子们一次惊险的经历。黄喆生老师的《吹响欧巴》（双簧管）却把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和“高价生”这两个本来不能同日而语的身份放到一个少年的身上，从而碰撞出一场令人感慨万分的悲喜剧。詹国强老师的《京都四小天鹅》写的是少年宫的孩子，但他并没有只把笔触停留在刻苦训练、温馨和美好的层次上，而是让孩子明白人生面临着许多艰难的选择……

这是中国第一套全部由在教育第一线的具有教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作者写自己学生的书。我想，这些小说不但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会受到教师 and 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后，我由衷的替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感谢晨光出版社。感谢他们的热情、眼光和魄力。

1998 年新学年之初

目 录

序 章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58)
第三章	(109)
第四章	(161)
第五章	(210)
后记	(254)

序 章

弗兰克·布莱迪死了。他死得很突然，正应了这样一句老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893年12月16日下午，刚刚在数千人面前着实光彩了一阵儿的他，在离卡内基音乐厅不远处的弗兰希门咖啡馆里，同几位先生干了几杯香槟酒之后不久，便被从疾驰的马车上滚落下来的酒桶砸中了脑袋，躺在了百老汇街的拐角处。一只蒙着黑色羊皮的精致小箱子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箱子里面那支由弗兰迪斯在1761年亲手制作的中音双簧管，被抛在了一位过路老太太的脚背上，令她发出了一声惊叫。

路人围了上去，这些人大都刚刚从音乐厅里出来，他们当中有人认出了布莱迪。刚才，布莱迪以出色的独奏赢得了听众席上的一片唏嘘，这会儿，看到他面带着鲜血和满足的神情躺在冰冷的街面上，人事不省，唏嘘声再度从人群中响起。

不一会儿，布莱迪的恋人凯西和好朋友沈赶了过来。他们蹲在这位双簧管乐手的尸体旁边，一边啜泣着，一边轻轻地为他擦拭净脸上的血迹。

“上帝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公平？可怜的弗兰克！”凯西一面在胸前划着十字，一面喃喃道。

“别这么说，凯西，上帝是仁慈的，”沈将脑后拖着的

那条长辫缠绕在脖子上。“他在召唤弗兰克之前，还让他最后体验了成功的喜悦，这可是弗兰克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

的确，就在刚才，年届 30 还无声无息的布莱迪，经历了他有生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

那是在两个多小时以前，新近落成的卡内基音乐厅里座无虚席。做为纽约爱乐乐队的成员，布莱迪略带拘谨地坐在了第二双簧管的位子上。

演奏开始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指挥安登·赛特尔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同时，他眼睛的余光还从赛特尔的右肋下穿过，久久地停留在第一层看台上面那个装饰豪华、引人注目的贵宾包厢里。包厢里坐着一位生着宽脑门儿、留着满脸大胡子的男人，布莱迪觉得他很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渐渐地，在没活儿可干的时候，布莱迪便冒险尝试着正视那位相貌不凡的先生，而用眼睛的余光瞅着赛特尔。看着看着，他忽然想起来了，昨天傍晚，他在无意中看见塞特尔正是和这位大胡子一起走进弗兰希门咖啡馆的，当时看上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似乎极为亲密。或许，这位先生是赛特尔的什么朋友吧！布莱迪暗自寻思着。

“自新大陆”交响曲第一乐章以两个强而有力的和弦结束之后，音乐厅里出现了暂时的寂静。随着这寂静的临近终结，空气也显出了一种愈来愈强的张力。布莱迪的神经在这种张力之下顿时绷紧了，他知道，自己露脸的时刻马上就要来到了。因为第二乐章开始的这一段英国管独奏，可以说是“自新大陆”交响曲中的灵魂之笔。这个

活儿应该由他来干，总谱上就是这么安排的，他也没有法子去更改。而能否吹好这几个看似简单，但却饱含着情感的小节，关系到这部作品首演的成败，这是赛特尔在排练的时候几次向他强调的。眼下，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因为紧张，他的嘴唇有些发干，以至于搞得他的舌头得不时探出湿润的巢穴，格外辛苦地一次次全方位地乱舔，如同蛇吐信子一般。更令他担忧的是，自己那双捧着乐器的手此刻也在微微地打着颤，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演出中可是从来也没有过的。

在赛特尔的双臂缓缓地举起来的时候，布莱迪已经强迫自己镇定了下来。他心里清楚，在台下，一会儿至少要有 2800 双眼睛将注视着自己的表演，而其中就有凯西和沈。今天，他绝不能让这两个人失望，他要在这两个人的面前露一手，在全场听众面前露一手。

赛特尔那修长的双臂，在空中划出来一道优美的弧线，低沉而略带悲凉的乐声随之响起来了。简短的序奏过后，布莱迪吹响了他心爱的双簧管。

旋律如歌如泣，一下子便攫取了人们的心灵。布莱迪吹得十分投入，将曲作者的意图演绎得淋漓尽致。从台上朝着壮观的五层听众席上望去，只见无数双眼睛里泪光闪闪，犹如夏夜的星辰。布莱迪的心被震撼了，他没有料到，这段小小的独奏竟是这样地富有魅力，更没有料到自己的演奏水平居然能发挥得如此出色，出色得连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

当“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奏出来的瞬间，掌声几乎把音乐厅的顶盖给掀了起来。安登·赛特

尔在人们的狂热欢呼声中，不得不一次次地返场答谢。最后，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来到了贵宾包厢里，将那位宽脑门儿的大胡子先生请上了台。

掌声更加热烈了。大胡子向台下的人们致过意后，在赛特尔先生的陪同下，先同首席礼节性地拥抱了一番，随后便径直来到了布莱迪面前。

“请允许我来介绍。”赛特尔在一旁张口说道，“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希米亚作曲大师德沃夏克先生。先生，他是我们乐团的欧巴演奏家，弗兰克·布莱迪。”

德沃夏克朝着布莱迪伸出了一只熊掌般的大手，“安东宁·德沃夏克，小伙子，你吹得太好了，好得让我觉得这不是出自我笔下的乐曲。谢谢你！”

他的英语说得有些蹩脚，嗓音低沉浑厚。

“不，是您的作品写得棒极了。”布莱迪握着德沃夏克的手说道，“比美国人写得还要有美国味儿。”

“不，小伙子，总的说来，它还是一首捷克风格的曲子，我说得对吗？”

布莱迪想了想后，点了点头。接着，德沃夏克一手握着赛特尔的手，一手握着布莱迪的手，三个人转过身来，面对着全场听众，举起了紧紧相连的臂膀。与此同时，他用耳语般的音量对赛特尔和布莱迪说道：“一会儿我们在一起喝一杯，我请客，还在老地方。”

20分钟以后，布莱迪提着乐器箱，踌躇满志地走出了卡内基音乐厅。前往弗兰希门咖啡馆去赴约。此刻，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演出的场景将会被流传下来，并且在许多年以后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他更没有意识

到,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演出。

若干年后,一位姓沈的老年人在纽约港登上了开往东方的客轮。他随身的行李只有一只皮面斑驳的小箱子,箱里安放着一支擦得一尘不染的中音双簧管。

第一章

1

这个夏天真是热得邪乎。

今天,确切地说是7月10日。与酷热一起在城里肆虐的还有一个幽灵。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家伙不畏阳光,不惧人群,毫无顾忌地串街走巷,飘忽不定地戏弄着一颗颗沮丧或者是狂喜的心灵。它使出了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为那沮丧增加几分沉重,为那狂喜平添一些疯狂。

当然,这幽灵也不是遇人便缠,逢门必进的,它对自己的施虐对象还是极有选择的。在它那神奇的魔力之下,城里面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们,首当其冲地成了它的掌中玩物。随后,这个可恶的东西就不请自来地光顾了他们那原本是风平浪静的家庭。

住在瓦刀巷深处一座杂院里面的沈家,是属于在沮丧之中又被幽灵添了沉重的那一类家庭。

沈家祖上很有来头,据说和西洋人瓜葛不浅。这所曾经是瓦刀巷最有气派的宅院,就是沈家先人在几十年

前花巨款置办下来的。到了 60 年代末，这院落被充公后，各色人等便陆陆续续地搬了进来。再到后来，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地震，忽然使得这宅院中的大片空地顷刻间变成了一块肥肉，在极短的时间里，便被院中的居民东家一刀，西家一斧地切割了去，变作了私有的地界。而曾是院主的沈家，因为老爷子大半辈子就会捧着个长管子，在一个乐团里面吹一些洋人谱的洋曲子，此刻正被一顶名曰资产阶级吹鼓手的大帽子压得无法抬头，自然也就失去了抬刀举斧的资格。于是一家人就被挤到了院子深处的一角旮旯里，悄无声息地苟且度日。

不久，人间有变，变得对沈家有利起来，可这时的沈老爷子，也只有躺在床上倒气儿的能耐了。3 年头上，在耗完了沈家的家底儿之后，他也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灯。面对着人满为患迷宫一般的破败宅院，他那刚刚从北大荒返城的独子沈承祖即使是满怀着重振祖业的雄心，也绝没有了恢复昨日的能力。于是便仁瓜俩枣地将这院子卖给了公家，自己仍旧蜗居在老爷子死前住着的这三间旧房里，地方虽窄，但因位置偏僻，倒也图着个清静。

虽说沈家住在曲里拐弯的深处，可是那幽灵还是找上了门儿。不为别的，就为沈承祖有个刚好 15 岁的儿子。

沈承祖的儿子名叫沈子聪，是市 198 中学的学生。今年初三正好毕业。沈子聪有个外号叫做“欧巴”，不论是在小学，还是上了中学，人们都这么叫他。没有谁想到要去考证一番这个绰号是哪位头一个叫起来的，也没有谁想

到要去调查调查这个绰号是在他几岁的时候起的。不过，有关这个绰号的来历，倒是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称欧巴的祖奶奶是欧洲人，欧巴就是“欧罗巴”的简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欧巴”是一种乐器，就是他时常吹的那支长管子 的外国名字。不管这么喊他的人赞同哪一种解释，反正欧巴这个听起来非常顺口、简洁的绰号就这么叫开了，就连不少看上去正经八板，严严肃肃的老师，在课堂上也这么欧巴欧巴地叫他。以至于到后来，他的本名沈子聪反倒被大家冷淡了。

其实，欧巴的祖奶奶是美国人，名字叫凯西。不过凯西的祖籍，倒的确是在欧洲的一个叫做爱尔兰的国家里。因此，关于“欧巴”这个绰号的第一种解释，倒也并非完全讲不通，只不过让人觉得有些过于牵强而已。但欧巴本人则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绰号来源于那支与自己形影相伴的古老的中音双簧管。他给它起了个十分亲昵的名字，叫做“鹌鹑”。鹌是一种小鸟的名字，叫声非常好听。

这支双簧管，是欧巴的爷爷的爸爸当年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也就是欧巴的爷爷的妈妈。这位洋女人就是凯西，她不仅会弹琴，还爱唱歌，亮起嗓子来就和鸟叫一样动听。欧巴的爷爷的爸爸和他的洋女人都是音乐迷，他们不仅把那支双簧管传给了欧巴的爷爷，还将艺术的基因也植入了他的体内，指望着他不仅能为沈家传宗接代，还要将这支富有纪念意义的双簧管，一代一代地吹下去。

欧巴的爷爷秉承父训，在悉心培养儿子的同时，自己

也成了国内一流的双簧管演奏家。然而儿子的音乐天资浅薄,再加上环境动荡,最终变成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倒是孙子欧巴,自小聪明狡黠,对这乐器无师自通,到了小学毕业的年龄时,竟把普朗克等人的奏鸣曲吹奏得滚瓜烂熟,韵味十足,使得后半辈子受尽憋屈的老爷子,最终得以心满意足地闭眼西去。

欧巴喜爱他的这支双簧管,那可是街坊同学和路人都有目共睹的。还是上初一初二那会儿,学校里功课不算太紧张,每天晚饭后,欧巴总要提着那只破旧了的乐器箱子,走出瓦刀巷,来到马路对面那个简陋的街头公园里吹上一会儿,无论冬夏,天天不落。到后来上了初三,沈承祖怕影响学习,将来考不上理想的高中,就劝儿子减少去街头公园的频度。欧巴打小就是个安分的孩子,对爸爸的话向来言听计从,便由每天的定时定点变为周末过把瘾。一年下来,既没有生疏了演奏的技巧,功课上还成了年级里的出类拔萃之人。无论是学校自己命题的月考,还是全市统一命题的模拟考,欧巴的名次总是高居不下,着实令到学校为他开家长会的沈承祖脸面上一片灿烂。

“您孩子的学习看来比较稳定,照现在这种水平,报考四中还是很有把握的。”班主任的措词尽管听起来极有分寸,但沈承祖还是从这话语之中,觉察出了她对欧巴的钟爱。

虽然有了班主任的话垫底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沈家还是稳妥了一把。两口子晚上躺在床上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不报声名赫赫的全国重点学校四中,而将报考表上的头三个志愿,统统填上离瓦刀巷比较近的区重

点学校——鹿角中学。

“稳着点儿好，”沈承祖的后脑勺枕在两只叠起的手掌上，慢悠悠地对身旁的孩子他妈说道。“如今叫得响的学校都是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我估计着咱们儿子的表现就是再失常，够上鹿角中学的录取线还是有富余的。要是报了四中，万一分数不够，第二志愿再不录取，那可就惨了，大拨儿轰吧！所以我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跟鹿角中学漂上了。”

欧巴他妈叫陈冰虹，在一家超市里当营业员。说是营业员，每天的活儿其实就是盯贼，不停地在货架之间走来走去。一旦逮着贼，自己并无权拿主意，要将人赃送交保安处理。但是在家里，她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儿，不仅经济大权在握，而且不知施了何种魔法，让两个男人都心甘情愿地听她指东指西的。对儿子她平日里盯得紧，管得也挺严，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关系到儿子将来的前途，她觉得还得要摆出一种民主的姿态，来听听丈夫的意见。

填报志愿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沈承祖两口子虽然也想到了万一，但是却没有料到，这万一还真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它来得是这样地出乎他们的意料，来得是这样地残酷无情。

在这个家庭里，首先承受这残酷的当然是欧巴本人。从参加完中考一直到今天，在这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是在期待之中度过的。爸爸和妈妈为他做出的选择，尽管事先并没有同他商量过，但是他从心里还是愿意的，因为他早就打听过了，鹿角中学有一个正规的足球场，还准备组建一个学生交响乐团。

“要是能考上这个学校倒也不错，不但能痛痛快快地踢球，还能够进乐团参加演出。”欧巴这些天来不止一次地这样幻想着。他心里非常清楚，今天女孩子们的崇拜对象，已经由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影视歌星，渐渐转移到了自己天天能够看得见，时时能够搭得上话儿的男孩子身上。当这种转移的苗头刚一出现时，欧巴便敏感地体察到了。可那时候学校里是要球场没球场，要乐队没乐队，自己纵然是有千般功夫，也没有在女生们面前展示的机会。其实论文，自己不但是学习尖子，还热爱音乐，一支双簧管吹得能令嘈杂化作宁静，能让路人驻足倾听；论武，自己在小学时就是足球场上的风云人物，不但带球过人的技术娴熟得叫不少女生们看得眼花缭乱，还能对当今世界的足球形势侃侃而谈。就凭这些，欧巴觉得自己要比刘德华、张学友这些大歌星们更具有吸引力，也更能使女生们着迷。

“快让我考上鹿角中学吧！那儿对我来说简直太有吸引力了。”在去学校看分的路上，欧巴在心里面为自己不停地祈祷着。

夏日正午的校园里阳光眩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花香。此刻，矗立在花圃前面的一溜玻璃橱窗下，前来看分的家长倒比学生还要多。欧巴挤进人群，一双眼睛急切地在那几大张淡黄色的纸上搜寻着自己的名字。他的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肋骨，似乎要觅个缝隙冲出皮肉，从胸腔里面跳将出来；他一目十行地看完了头一张纸上的名字后，一种不祥之感蓦地升腾了起来。不知是由于阳光太刺眼了，还是过于紧张了的缘故，他感到自己的